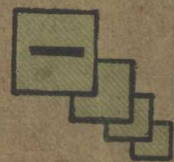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女鐸小說集



女界月刊社編

女鐸小說集第一輯

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廿四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四版

女鐸小說集 第二輯

每冊國幣七角五分

(郵費另加)

編輯者 女鐸月刊社

出版者兼

廣學會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昆明發行所

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甲

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

▲版權所有▼

女鐸小說集 第一輯

目錄

頁 數

目

錄

一 村女意外奇緣·····	一	九
二 羅弟的藍布衫·····	一〇	二三
三 碧仙的婚史·····	二四	三四
四 母 愛·····	三五	四七
五 老宋的賣買·····	四八	五六
六 蕭老頭子的女兒·····	五七	六八
七 不了之情·····	六九	一〇二
八 蘇玲的一件奇事·····	一〇三	一二四
九 狗與蔴菇·····	一一六	一二八
十 聖 藥·····	一一九	一二八

女鐸小說集

第一輯

(一) 村女意外奇緣

愷悌是一個英俊的青年；自從他斷絃之後，從來未去追求過異性，只是喜歡打獵。愷悌身材瘦長，爲人勤懇而好強。他的目光銳利，意志剛強，不屈不撓。愷悌的服裝，簡直與當地的土老兒一般；他鎮天的帶着一班食客各處遊玩，內中也有音樂家，也有拳術家。總之，他的隨員中，沒有一個是遊手好閒，或無一技之長的。

十月下旬，愷悌帶着幾個善於打獵的朋友，到尼地吉池塘的四周去打獵。愷悌和隨員們雇了一隻船，此外又另雇一隻船裝載侍役人等。這兩隻船，幾乎塞滿了尼地吉河，把那經過到河邊來汲水的婦女感覺非常不方便。在白晝裏，獵鎗聲震盪了水陸兩界，夜間獵獸而夢，都被那班音樂家的樂聲所打破。

一天早晨，愷悌正坐在船梢擦鎗，似乎遠遠聽得野鴨的慘痛呼聲，抬起頭來一看，

祇看見一個妙齡村女，走近河濱，雙手抱着一對雪白的野鴨。她把那一對野鴨放入河中，很擔憂的神氣望着牠們。她的擔憂，很明顯地是由于見了這一大批的打獵人。這時河水平靜如鏡，河邊蘆葦叢生，正像一幅天然的圖畫。

那村女明媚鮮妍的姿態着實足以動人——真好像一朵出水芙蓉。從外貌上，看不出她的芳齡幾何。她的身段苗條，似乎是成年婦女，可是從她那種天真自然的面孔看起來，似乎絲毫沒有嘗過世途的辛酸滋味。看她那副無憂無慮的神氣，好像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青春時代。

愷悌看呆了，不禁悠然神往，鎗也不擦。他萬不料到會在這荒僻的所在，遇見這樣一位天仙般的美女，他又覺得四周圍的天然美景，很配做這位美麗村女的背景。她賽如鮮花生在樹上，有天然的陪襯，比插在花瓶裏更加嫵媚。那時田野的鮮花，剛受初秩露水的滋潤，驟晨光的照耀，含苞欲放，掩映生姿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在愷悌腦海中宛然一幅風景美女畫屏。愷悌正在看得出神，她忽然像受了驚嚇地跳起來，急忙抓起一對小鴨放在懷中，還發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慘呼聲。不到一會兒工夫，她已離開河邊，跑進附近的

森林中去了。愷悌四面一望，祇見自己的一位隨員用鎗對準了那河裏的野鴨。愷悌立時走上前去，奪去那人手裏的鎗，向那人臉上狠狠的打了一巴掌。那人受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，也就不再得意似的瞄準那野鴨。愷悌照舊擦自己的鎗。

可是，好奇心終於驅使愷悌走到那森林裏去尋找那女子。他穿過了森林，便看見一份小康人家。一邊是尖圓形的貯穀倉，另一面是整潔的牛棚，牛棚的盡頭處，便是一叢小樹。在樹林中，他找到方纔見過的那女子，正在爲那受傷的小鴨傷心痛哭，兩手用力搓揉衣襟，像要將滴在衣襟上的眼淚擠出。她的旁邊睡着一隻灰色的貓，正聚精會神的注視那受傷的小鴨，祇要鴨子稍微一跳動，灰色的貓就用前爪輕巧地去敲鴨子的鼻頭。

這種狀況，發生在日光正照着這家人的常兒，給了愷悌和輓的心地裏一個很深的印象。陽光與一簇簇楓樹葉的影兒，交互錯綜的在那女子的膝上搖擺着。離那裏不遠，有一隻黃牛正在細嚼由牠反芻胃裏回出來的食料，賴洋洋的神氣，用尾巴慢吞吞的驅逐釘在牠身上的蒼蠅。北風柔和地吹着竹林，那竹林瀟瀟的響着。那坐在樹林中的女子，儼然是一位林中的皇后；她那種滿面鎮靜莊重的神氣，不愧爲賢妻的模範。愷悌手裏拿了

槍走近那女子的身邊，自己也覺得太冒昧了。愷悌這時候突然覺得好像做賊被人捉住一般的難受。愷悌一心要向那女子說明不是自己打傷了她的鴨子。愷悌剛要想開口的時候，忽然屋子裏有人喚『薩達！』。那女子跳起身來。又聽見喚一聲『薩達！』那女子急忙捧着鴨子，向屋子裏跑。『薩達』，愷悌暗自尋思，『多麼香艷的名字！』

愷悌回到自己船上，把鎗交給隨從的人，重復又走到那屋子的大門口。愷悌看見一位中年的婆羅門教徒——印度四等階級中最高的一級——衣飾整潔，春風滿面的坐在櫟子上看修養性靈的書。愷悌看他那種和藹可親以及默思冥想的神氣，與早晨所見的那位女子相同。

愷悌走上前去，向他行了敬禮，說道：『先生，你能不能賜給我一點水喝？我口渴得厲害呢。』那中年人誠懇地招待愷悌。賓主讓坐之後，中年人就从屋子裏捧了一壺熱茶和幾片餅乾出來。

愷悌喝了水，吃了餅乾；那中年人便問愷悌的姓名與來歷。愷悌將自己的姓名，父親的職業，住址等都告訴了他，隨即照當地的風俗說道：『先生，你如有用得着我的地

方，我就覺得不勝榮幸之至了。」

「少年人，我這裏沒有甚麼要你幫忙的事，」拉賓伯勒基說；「眼前我心中祇有一樁未了的心事。」

「先生，到底是甚麼心事呢？」愷悌說。

「就是小女，薩達，已經成人了，」（愷悌這時想到那女子像孩兒一般的臉色，不知不覺的笑了一笑）「到如今我還沒有替她找到中意的夫婿。我祇要親眼看她嫁着一位如意郎君，那麼，我的向平之願就算了。可是這村莊裏尋不到相當的男子，我又因為職務關係，不能到別處去尋找。」

「先生，你若有空，能到我船上來，我們可以談談令媛的親事。」愷悌說了這話，又行了一個敬禮，纔回去。愷悌回到船上，就打發隨從的人到村莊裏去打聽。這些人都回來報告說，那婆羅門人的女兒，的確是才貌雙全。

第二天，婆羅門人按着約定的時間，到愷悌的船上。愷悌至誠恭敬的對婆羅門人行禮，求他把愛女許給自己為妻。婆羅門人一聽這出乎意外的好消息——因為愷悌家裏不

但是婆羅門教中極有聲望的人家，並且富有財產——不知道拿甚麼話回答才好。婆羅門人怕其中或有誤會，於是重複問道：「你願意娶我的女兒嗎？」

「假使蒙你許可的話，」愷悌說。

「你意思是說薩達？」婆羅門人又問。

「是的，不錯，」愷悌毫不猶豫地回答。

「你要不要先見見她，同她談談——？」

愷悌裝做沒有見過她的神氣說：「那可以等到行婚禮的時候再說不遲。」

婆羅門人提高了喉嚨說：「我的薩達真是好女兒；對於家事，樣樣都來得。你既然這樣信任她，深望她日後不辜負了你的願望。那我就放心了！」

愷悌因不願在那鄉村裏多耽擱，就租定了一間瓦房子，作為結婚的禮堂。到了吉時，新郎騎了象，後面隨着一大隊手拿火炬的人，在鼓樂聲中整齊嚴肅地走進禮堂。

當新娘頭上蒙着鮮紅的細紗，行結婚禮時，愷悌抬頭看着新娘。祇看見她低着頭，戴了一頂珠冠，愷悌簡直不能相信，眼前並立着的就是他所思慕的那位村女，因一時情

感的刺激，眼淚便不自禁的流出來了。

婚禮完畢之後，女賓都聚在新房裏閒談的時候，有一位鄉村裏的女教員，催促愷悌自己去揭新娘的面紗。愷悌將面紗揭起，竟嚇了一跳，原來新娘，不是他所看見的那位女子。

愷悌的心突然覺着不安，周身感覺顫動起來。房裏的燈光似乎暗淡起來，而新娘的面孔也不及以前的丰采。

愷悌先憤恨他的岳父。他想，那婆羅門光棍竟敢給他看一個女子，而結婚時另換一個。可是再平心靜氣的一想，那婆羅門人並未曾領什麼姑娘出來給我看過——這事都是我自己的錯。愷悌仔細一想，最好是鎮靜些，不要給人知道了，笑他糊塗。

愷悌雖是忍聲吞氣，可是終不服氣。那些來賓歡笑的聲音，很使他不耐煩。他暗暗的自恨自己，也恨所有的來賓。

突然之間，坐在愷悌身邊的新娘，跳了一下，並且發出一種強受遏制的驚嚇聲音；原來因為有一隻小兔子，從新娘腳上掠過。跟在小兔子後面的，就是愷悌那天早晨所遇

見的女子。那女子捉了小兔子，放在懷裏，連連的很溫柔的聲調撫摸牠。『啊呀，那瘋姑娘！』女客們一面叫，一面做手勢叫她走出去。那女子絲毫不去理睬她們，却不慌不忙的坐在一對新人的面前，憨態可掬的樣兒釘着他們看。不一會，一個女僕走進來，拉了她的肩頭，拖她出去；可是愷悌急忙上前攔阻，說，『讓她坐在這裏！』

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愷悌上前去問那女子。

那女子祇將身體搖了幾搖，不回答他的話。新房裏的女客都噤噤咕咕地不知道說些甚麼。

愷悌又問：『你的那些小鴨子都長大了嗎？』

那女子毫不驚慌地釘着他看。

手足無措的愷悌壯着膽，以柔和的聲氣問她的小鴨子怎樣，她也好像不聞不問。房裏的女客人都忍不住的大笑起來。

末後，愷悌才恍然大悟，知道這女子是又聾又啞，整天與當地林中的飛禽走獸爲伴侶。那天是碰巧在有人叫薩達的名字的時候她站起來跑進屋子裏去。

愷悌這時候，更驚得目瞪口呆，似乎一層黑幕從他眼前揭去。他好像脫除了災禍的神氣，深深地抽了一口氣，這才又看了一看新娘的臉，覺得那婆羅門人的祝福達到了目的。

(二) 羅弟的藍布衫

兩夫婦居然大吵起來，原因是爲了羅弟的藍布衫——這次的聖誕禮物。羅弟曾說希望有一部電車爲聖誕禮物；他母親慕德，就在那一天將電車買了回來，等羅弟上床之後，就拿給丈夫康烈看。康烈沒精打彩地看了一眼，便問道：『值多少錢啊？』

慕德滿心的不高興，於是慢吞吞地回答說：『康烈，祇有十四塊錢。這項玩具共有三種，這是頂便宜的一種，因爲它只有軌道和車子。』

康烈眉頭一皺，狠狠地望了她一眼。

『慕德，你現在聽我說給你聽。』康烈用很嚴肅的聲氣說，『你怎能做出這事的啊？爲一個不滿四歲的孩子，買一樣價值十四元的玩具，你豈忘記了去年羅弟生病的醫生費還沒有什麼？這實在是糊塗——爲這麼小的孩子，買一部電車！他自己既不會開，我也實在買不起——無論如何不能給他！我三歲的時候，那裏玩過電車的麼？我那裏有過十三套衣裳，紡綢和羊毛的襯衫，四五雙好皮鞋和外面的皮大衣，同大人一樣的麼？我

看你真有點神志不清，假使你不及早回頭，我們兩人的災禍，眼前就要發生。」

「我覺着我們已經有災禍了。」慕德眼眶含着淚，嘴脣顫動地說：「假使完全依你的意思，羅弟除了藍老布衫以外，甚麼都沒得穿，無非一套便宜貨爲作客穿的衣裳，一雙便宜的皮鞋。我所以這樣做，無非要做一個好母親，使羅弟快樂。」

康烈立刻高聲大叫地說：「你既是嫁給我，應當做一個好妻子。羅弟爲甚麼不能穿藍布衫，便宜皮鞋呢？他不過是個小孩子。你總是要我負債。我越多賺錢，你越花費得厲害。我提起這事來，就頭痛，討厭。我早就說這裏房錢太貴，我住不起！但是你要羅弟同好孩子們玩！你怎麼知道四鄰的孩子們都是好的呢？難道住在好房子裏的人，就有好孩子麼？我也不是不顧到孩子的益處，不過我是爲將來計算。寧可先讓小孩子穿藍布衫，後來有受教育的機會！」

他滔滔不絕地往下說，但她祇牢牢地咬住一句話。她說：「那麼你說我不是個賢妻麼？」

情勢愈趨緊張，康烈怒憤填胸地對她說：「不錯，我以爲你不是賢妻，祇將房屋收

拾得整潔，一天到晚在羅弟身上用功夫，不能使你可副賢妻的名稱！那些都是你分內的事。但是我以為，若一個女人，以丈夫為虛榮心的犧牲品，總使丈夫為小孩子的玩具與奢侈品而負債，決不是一位賢妻！」。

她大聲回答說：『康烈，從今天起，我與你決裂，原來你腦海中的我，竟是如此！』當時的局勢，的確是無法挽救。他們二人，越鬧越厲害了。假使他祇叫她退還電車，她雖不願意，也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。他若不說她不是賢妻，也不至於馬上決裂！

末後，他們二人做了一樁從來未曾做過的事。他們兩人到晚上睡覺的時候，仍舊氣憤填胸。康烈拿了自己的枕頭和被，到沙發上去睡。慕德躺在床上，一壁哭，一壁想到自己如何照顧康烈和羅弟，如何一天到晚的忙碌，一分鐘也不空。如今不過為了買點好東西給她可愛的兒子——就這樣受氣，怎麼叫她不想越傷心呢！她覺得康烈對她的愛已經消滅，也用不着她作妻室。她越想越難過，直等到倦極了才合上眼睡覺。第二天早上，等她起來的時候，康烈一早就走了，羅弟也醒了，在那裏自己玩耍呢。

她一言不發地替羅弟穿好衣裳，又給他吃了早飯。她以為康烈既然無聲無臭的走

了，必是和她決裂的表示。她一面喝茶，一面想無論如何總要離開康烈。這雖不是他們二人初次爲錢爭吵，不過以前沒有鬧得這樣厲害。慕德覺得再也不要看見康烈——最好永遠不要看見——她已經那麼好待他，那麼勤苦，而他還以爲她不是賢妻，怎能叫她不走開，讓康烈老守着他的寶貝錢呢！她當初不知道康烈這樣吝嗇！一錢如命。其實到了聖誕節時，太家都該大方一點！

當慕德嫁給康烈的時候，她母親告訴她將來無論遇到甚麼不順利的事，儘可回娘家。如今是她回娘家的時機了！她父親在她結婚的時候，給了她一百塊錢，並且對她說：

『這不過是爲遇到意外時的用費，你決不要用這筆錢付米帳或雜項。』

慕德從來未動過這一筆錢，自從結婚到如今，老是放在銀行裏。如今却要將這錢提出來，作爲回娘家的路費和零用。這時她娘家已從上海搬回廣東的一個鄉村去了，因爲她父親要在那裏經營商業。她目前先要帶羅弟到那店裏，將電車退還。她還要買一點東西帶回娘家去。她已決意回娘家，爲的要使康烈知道這樣對她說話，是絕對不行的！